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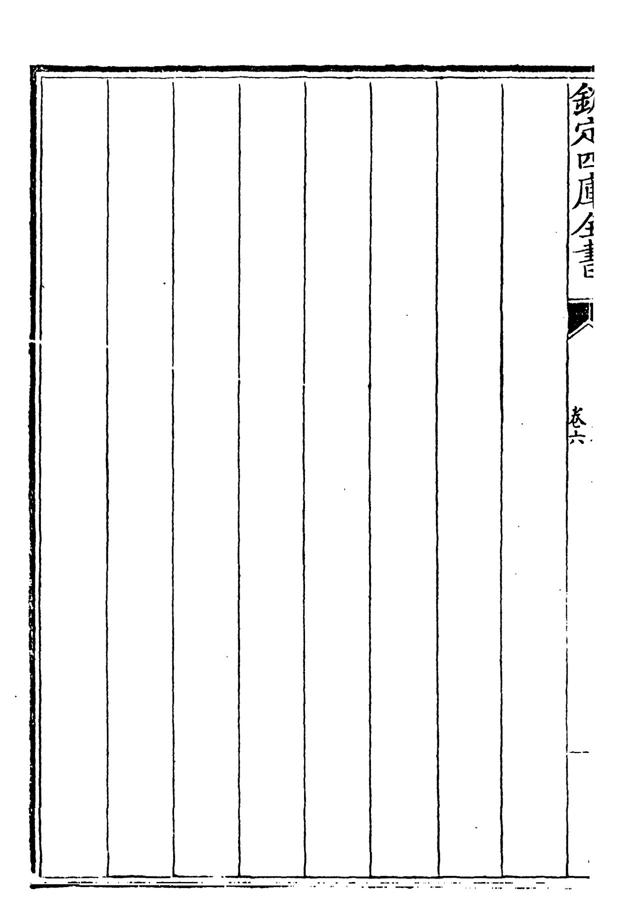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山齋文集卷六

明　鄭岳　撰

七言律

闕



贈同年徐必東調官貴州經憲

黄鶴樓前繫短橈離魂湘水不須招雲連魏闕瞻猶近路比虔州去未遥一鴈叫霜天欲暝亂山隨馬凍初消河橋欲贈無楊柳獨有松枝最後凋

寄贈彭元岳僉憲致仕

覆鹿悠悠夢已醒移文深謝草堂靈連峰徑繞來求仲木榻年深坐管寧拄杖謾扶頭未白故山慣見眼猶青茅齋静閉横塘上還把餘閒註鶴經

宿髙良山和趙栗夫提學韻

一徑紆迴萬竹深招提隱隱獨追尋溪山是處供青眼猿鶴他年識素心巖陡樹枝常倒下簷虛峰勢只平臨客途荏苒春將暮坐對鶯花憶故林

閘河感事

隝外青山對酒盃扁舟繫纜獨徘徊烟中津樹千重合天際河流一脉來軍國遠輸終易阻滄溟舊道尚能開昇平共享漕渠利怪爾迂疎獨漫猜

武夷

武夷幾度負清遊此日溪頭訪釣舟病骨秋深持榼去好山日晩為詩留蒼崖天削羣峰異瑶草雲迷小洞幽消息虹橋何足問人間信此是丹丘

過常思嶺

石厓斗絶力躋攀直上烟霄縹緲間樹撼秋聲遥振谷雲將雨意獨還山禪宫花草明空色客路星霜損鬢顔到此塵懷應暫遣石泉煮茗對僧閒

宿東林寺

冉冉秋霜鬢脚斜駐顔何處覔丹砂去來世界生生話
開落空門歲歲花卓錫泉清通地脉芙蓉峰秀削天葩
山僧莫訝塵容別白帽青筇跡未賒

寓建寧玉清觀次楊恒叔太僕韻三首

浩蕩春流没岸沙停橈上宿羽人家雲間寶刹三清界
洞口碧桃千樹花虚閣坐餘神頬爽危欄倚遍興猶賒
長空薄晩雨新歇爛熳晴光映彩霞

窻懸石溜徑浮沙洞裏神仙别有家玄圃開雲深種玉
丹崖向日更移花天垂碧野千峯遶路隔紅塵一水賒
昨夜殷雷送山雨半溪新漲浸紅霞
上番新竹已穿沙不用垣籬也是家松徑晝長清鶴夢
石壇春煖積苔花笙簫縹緲彩雲淨雞犬飛昇白日賒
便欲棄家從羽客棲真此地飽餐霞

訪玉清觀道士祈雨不遇用前韻

方舟亭午泊溪沙杖策重尋羽士家池涸已荒書帶草

庭幽還見木犀花松壇乞雨歸應晩竹屋留詩興獨賒
虚閣踈欄宜晩眺溪光十里映晴霞

曉行茶洋懐恒叔太僕

建溪南下接炎荒八月霜飛草未黄亂石灘頭横劍戟
幽泉石罅奏笙簧輕帆破浪迴旋疾陡徑開雲應接忙
却憶陶園隠君子卧看海日上扶桑

春寒次呉東湖獻臣韻

驟雨顛風併作寒攪回旅夢倍辛酸春深南國身猶繫

容對東湖跡未單無數楊花籠几硯斬新竹笋薦杯盤從來拂意皆佳境謾悔當年不掛冠

近秋

寒蟲夜雨近清秋華髮偏驚歲月流景逼桑榆空把翫跡隨蓬梗任浮游幸無軒冕為身累獨有關山滯客愁早晚寬恩釋纍繫駕鴻千里訪浮丘

逮赴信州舟行遇雨

細雨霏霏灑夜篷泊船猶畏不周風蹴天波浪離江上

縮地山川入夢中驛舍荒洲横極浦漁舠逺火亂棲鴻攬衣起坐湖天闊望眼遥隨斗柄東

送陳子居天津督餉

聊對清樽一放歌百年風韻笑陰何近郊地重留屯合經國籌深積餉多烟雨海樓詩益壯盃盤廨舍客頻過自公退食應多暇萬軸書籤擁雪窩

送馬善徵致仕還吳

君去洞庭何處住海門迢遞接東甌湖田歲熟收粳稻

烟渚秋髙弄鈎舟漫説孔明無將畧早知若水是仙流
浮生萬事何時盡都把閒情付白鷗

一素亭和見素韻二首

千卷儲書作墨莊夢隨春草到池塘涓涓碧井分仙社
面面青峰隔女墻丹桂燕山多異種金砂樵谷有遺方
接䍦倒著閒臨水照見鬔鬖髮影長
郡郭風光此具觀頻來杖屨不辭難花枝詰曲池邊過
山色崔嵬雨後看軒冕已抛全世局圖書終不厭儒酸

病餘筋力猶供客日課園蔬侑素盤

送繼之祠部

逸才清骨迥離羣軒冕丘林志未分脚債溪山春夢繞詩逋風雨夜燈闌空齋習静還留客遠道含悲又別君無數瓊琚留篋笥明河烱烱認星文

正德辛巳再起巡撫江西書懷

十年落跡舊溪山漱石眠雲秖一閒黄紙到門翻局促白頭臨事重疎頑別懷况值三秋候感遇真超百代間

謾向夕陽問飛鳥迴凌霄漢幾時還

西陵

蜿蜒一脉太行來北遶天都面勢開山水會時龍氣聚華夷限處地維迴神宮月照明樓靜馳道風生古栢哀赫赫英靈儼如在雨師先日洗塵埃

詠淖泉

淖口飛泉玉雪清決渠疏引入秦城民居萬户沾餘瀝客邸三秋解宿酲雲物映來多異態年光流去不停聲

臨池且盡杯中醁浪跡乾坤一聚萍

寓陜城恭值萬壽聖節謹致頌祝

衣冠望闕再山呼紫氣祥光滿舊都卜世更過周歷數統天何啻漢輿圖遙持憲節違仙仗忽憶穹班近御爐萬里天顔應咫尺獨慚金鑑進忠謨

和閣老楊石齋公夢中登樓得句韻

親到虞淵取日來乾坤氛祲一時開濟川力盡勞推挽補衮功深費剪裁彩筆江淹詩有助錦城司馬夢空回

神遊更向華胥境白首丹衷敢漫猜

送李毅齋總督兩淮漕運兼巡撫

潞河新水擁樓船江上秋回碧樹鮮軍國轉輸逢歲歉提封多故仗時賢要途正合舟車會總計仍兼將相權出入均勞山甫事中興今日並周宣

陳都憲文鳴以詩見貺次韻奉答

十年林閣聽松風汲鄭真成兩禿翁霧雨自應藏宿豹天門何意覩飛龍三秋按節閩粤千里開緘想舊容

南臯西曹心話在何時重對一燈紅

送陶司馬南京參贊

纔解計臺朝北闕復司留鑰赴南都成周召伯嘗分陝晉代陶公亦鎮吳萬里長江天共險六朝遺蹟草空蕪廟謨方爾資黃髮莫羨扁舟范蠡圖

過聖壽寺午憩

冲泌溪頭泊釣舟並騎羸馬訪山游松簷長宿三春雨麥隴初登四月秋地僻安禪僧欲定時平擊壤我能謳

悠悠萬事渾無盡瓜熟青門有故侯

咸陽為秦所都周文武成康陵在焉載之祀典

秦遺址蔓沒無可攷矣

潼關西下望咸陽四塞山河古帝鄉沃野桑麻環陸海

沿邊川徼護金湯周陵古廟人猶拜秦殿遺墟草已荒

千古是非終自定西風立馬幾徜徉

定興行臺

赤縣層城列羽旄往來車馬日勞勞水流北去天河近

山拱西來禁闕高長路强驅心已倦清秋悵望首重搔

滿簑禾黍斜陽外何處春謳對濁醪

保定途中偶成

高柳平堤列兩行柔條拂面引風凉蟬聲遠近鳴相應

馬足東西去各忙伏盡相如猶病渴秋來宋玉更悲傷

獨憐野叟茅簷外一枕松陰午夢長

隴州阻雨

幽窻局雨一燈明獨宿空堂此夜情隴道寒深雙鬢短

關山路險寸心驚天連絶塞風烟色秋入荒城鼓角聲
却憶馬周投逆旅一樽寂寞對誰傾

過岐山

西行終日雨冥濛隱約岐山入望中周室餘民猶穴處
雍郊舊俗重農功遠離狄難從姜女肇造王基自古公
鳳去桐枯何處問離離禾黍起秋風

過汧陽

濕霧經旬淹白日晴峰今日倚丹霄頹坡荷鍤開榛徑

缺岸橫槎接野橋玉節北來鴻信斷金城西去馬蹄遥
汧陽縣郭居人少風露高秋夜寂寥

謁岳武穆王祠

十二金牌一日催三軍慟哭捲旗回馬前果中書生計
河上深孤父老來開闢乾坤無此變古今成敗有餘哀
皇明盡復中原土地下忠魂亦快哉

内廷讀卷

彤廷晝永午風恬冉冉遊絲罥畫簷綺席駢蕃頒内宴

麻衣鮮潔對宸嚴殿前夢筆狀元策日下祥雲太史占三十年前曾濫試白頭供事愧重沾

經筵秉燭

北極星精午夜懸周廬劍佩候朝天烟開曙色明馳道月帶燈光照御筵災祲每消修政後樞機端繫格心前萬方行覲虞廷化一曲薰風入五絃

奉贈將師相敬所致仕歸湘源兼簡令兄大司徒二首

力辭機柄遂歸田朝野相看意惘然直節舊嘗稱宋璟抗言終不負伊川三孤望重台階正八座官高棣蕚聯相業都歸嘉靖詔他年信史有遺編

椿津未老並遺榮禄賜便蕃荷聖明道在行藏均化俗功留宗社更完名黄扉粉署當年夢碧水丹山此日盟潞國平章還故事未應畎畝便忘情

送朱必東侍御還莆

仍著初衣返故林許身真不愧南金片言悟主情尤切

萬死寛恩幸亦深更向一貧看壯節豈容暫蹶負遐心

白頭鄉國慚無補却藉多賢振好音

嘉靖四年六月十一日得請致仕書感

久側班行乏寸裨故山歸去自嫌遲敢從柳下稱三黜偶近關西謝四知適意江湖終遠逝忘機鷗鳥斷深疑滄洲吾道依然在歲晩藏修副夙期

辭朝有感

積雨長安塵不飛宮壺漏盡啟嚴扉雲開曙色分馳道

風遞鐘聲出禁闈薄劣可能裨衮職衰殘得遂解朝衣江湖此去瞻天迥猶認台星繞紫微

同年吳白樓宗卿秦鳳山司徒王平川吳紫山二亞卿追餞曹氏園亭賦謝

圖史瀟瀟出帝京兩街騶從罷將迎九天氣肅驚先冷六月陰多苦未晴病骨賜歸明主恵芳郊追餞故人情曹家亭子相思處况是今宵聽雨聲

奉簡汪閒齋少宰

多年結屋山中卧底事移家更入城大隱無心仍避俗幽居何地可逃名朝端佐理誰耆舊海内論心此弟兄迢遞訪君還不遇閩山楚水重爲情

弋溪訪汪石潭宗卿途中有作

迂程百里訪夫君層碧樓髙隱白雲山徑肩輿行窈窕風花衣袖度氤氲師丹典禮誰同議蘇軾文章世共聞黄閣論思需舊學即看玉帛賁江濆

廣視堂題湯完之憲長卷

倚空長嘯憶孫登澤國風光老客情天盡平蕪吟裏望風迴極浦坐來聲煙嵐掩映山長瞑鸛鶴翻飛雨乍晴兩月一臨殊未愜簿書不礙長官清

贈白司寇致仕

優老恩深特降麻都門設帳共興嗟孤卿位重心逾下法網憂殷鬢盡華負郭有田供社酒候門無吏報朝衙山中欲問神仙宅醉白堂開紫水涯

贈王時行赴任東廣兼簡吳獻臣方伯

晴莎細草馬頻嘶極浦荒烟眼欲迷野静推蓬山色遶

天寒度嶺野猿啼五羊分署行新詺九鯉尋真記舊題

為語東湖諸舊侶一區雲水足幽棲

過南旺

龍王廟前汶水渾南旺閘口勢平吞四方貢賦入天府

萬國輿圖歸至尊平湖浩渺蛟鼉聚沃野沮洳草木繁

經理虞衡心力盡漕流千古無狂奔

經武夷阻雨不及遊悵然有懷追和舊作

武夷九曲慣曾遊暮雨危灘阻去舟雙眼迢遥雲外望羣峰宛轉意中留棲遲講道人應古汗漫尋真事却幽不用登臨恣清賞胷中元自有林丘

憩常思嶺用壁間韻

常思嶺上駐征軺三日歸程覺尚遥衰疾久懸鄉土夢迂踈無補聖明朝石巖雨過雲猶濕海國秋深草未彫願得四封無一事不妨拂枕卧山椒

登麥斜巖

麥斜迤遞隱丹丘不用登臨說勝遊怪石盤空開鳥徑晴雲歸洞濕龍湫高僧老去巖姿變獨客閒來世念休杖策更尋塵外侶題詩聊為壁間留

遊紫霄巖

紫霄巖在北城限六十年來始一遊樹色屯雲晴亦雨溪聲逝水夏還秋悠悠世界疑無限擾擾吾生行欲休滿眼煙光吟不就臨風獨倚殿東樓

李長者廟

風日佳晴每作期扁舟與客泛南陂望洋却念揮金日符讖曾聞揷竹時澤國桑麻成樂土歲時俎豆重新祠蒼茫烟水前村暮倚杖溪頭讀舊碑

南山讌集簡豐原學學士二首

城南五里古招提細草荒烟路欲迷梅谷寒深憐獨往山房歲晚共誰棲危欄溪閣流雲冷古塔松枝去殿低焚却銀魚無一事奚囊到處有新題

蕭寺僧閒晝自扃猿嗥虎嘯日冥冥烟霏近晚山逾紫

霜氣凌空樹獨青日侍北扉裁誥草天教南海耀文星壯遊司馬江山助漢史猶堪繼聖經

簡姑蘇陳粹之憲副

吳苑鸎花滿舊墟先生翻笑出無車一官休去還憂國十口饑來只賣書短屐香生莎逕煖疎欄雲傍草堂虛匆匆登拜慚予晚更報詩筒候起居

賀江夜泊簡康總戎

茅椽結構倚危峰四面柴籬密密封十里舊墟稀賈客

三春沃野𤏸耕農江心細雨鳴宵柝枕上踈風度曉鐘
莫謂儒生無遠畧擬將籌策佐元戎

白石草堂為林廷元提學題

文鐸遥分雨露邊草堂歸計定何年萬松影落碧窻裏
一艇江横白鳥前病卧鄉園逢舊侶興留詩社結清緣
樽前惆悵誰家笛吹落黄梅雨後天

沈休翁移詩見寄依韻和答

郢城白雪入詩寒野水閑雲意緒寛賔館夜移聽雨榻

釣船晴拂相風竿太丘舊德終同俗神武先幾早掛冠
八十年來精力在遠煩詩札報平安
送劉克柔之任南鴻臚
鍾山葱鬱鎻青嵐柱笏登臨路舊諳纔見陸機來洛下
豈容太史滯周南畫船風送牙檣疾碧碗氷浮紫藕甘
典客庭空無一事詩中三昧許誰參
寓蘇州送張文相宰潮陽
十年朋舊嘆晨星邂逅他鄉眼倍明風雪吳門三日話

江湖魏闕百年情亂山雨色連鄉郡列宿晴光動海城到日潮陽春正好緑陰羸馬課農耕

關中邂逅王舜卿内翰因其北上贈以詩

河汾著述舊專門雷電天池幾化鯤萬里雲霄臨鳳閣五年風雨暗鴒原編摩史館趨嚴召邂逅詩篇與細論渭水秦山秋色晚不堪揺落對芳樽

中秋夜康德涵以詩招飲次韻

關塞行行且復休滿天風雨暗城樓怪來客路時多阻

幸到君家一散愁四海斯文還此會百年今日是中秋燈前意氣須傾盡别有詩篇醉後留

簡周仲瞻大叅

玉勒金羈擁翠裾出塵標格照璠璵紫薇官轉無留稾青瑣名存有諫書宦業一門光史牒民風三楚駐軺車相逢湖海輸心地誰道元龍氣未除

簡許廷綸尚寶

湘源一别幾經年此日重逢已白顛宇宙有身須任責

朝廷無事豈遺賢著書歲晚鶴當戸觀物人閒雲滿川
闢道六經猶剩語天衷妙處袛心傳

司徒劉近山邀造别墅之土樓蓬蒿塞徑時有
高二尺五之嘲因贈以詩

誅茅南郭託幽棲簇簇烟村路轉迷故壠松楸山下上
豐年禾黍屋東西髙官歸第貧如洗速客看山醉似泥
韋曲去天元尺五旁人休笑此樓低

贈竹田大司空致仕

懸車還見古人風憂國年深鬢盡蓬督撫威名清百粵留司位望切三公青天白日心源地玉札丹砂藥籠中老去尚承優寵在也應畎畝有餘忠

南山避暑病眼不能赴呈林以乘都憲

十里樹陰匝寺門九天鐘磬隔溪聞健臨峰頂窮滄海閒卧松根看白雲多病獨憐時伏枕勝遊無那此離羣朝來强起揩雙眼翻訝前山瘦幾分

和自脩大尹寓懷韻

竹簟繩床睡起慵凭欄無語對高峰田塍路曲清溪遶村巷門深細草封東郭吹竽名久濫南柯落枕夢空濃餘生筋力猶粗健敢望還丹氷雪容

送族子士望北上

芳郊侵曉雨廉纎野店微風動酒帘照乘明珠淹重價剸犀長劍發新銛官資屢轉貧猶在政務多諳性每恬老我亢宗深注望南山廟貌起遐瞻

蘭州聞見素致仕用前留别韻奉寄二首

手疏連封乞引年夢魂先遶八壺巔雲莊歲晚還移竹
蘭水風清欲放船遠別無緣臨潞渚獨遊何意向秦川
老臣去國丹衷在指點星河幾瞬眠
綠野依然一草亭焚香讀易意醒醒九重殊遇憐衰白
八座高名照汗青道在行藏敦士習身猶鼍鏁訝仙靈
烟霞舊侶他年約拄杖臨滄再勒銘

靜海即事呈管河錢郎中

畫舫牽風去去輕縣官津吏少將迎山林久已容吾拙

宜海誰還不世情綠樹蟬聲秋更切碧空山色晚偏晴
慇懃却遇錢工部一路相將意最傾
三衢郡守林以永招遊柯山時節推李舉南
安丞族子士望俱從紀興二首
終日看山意未休偶聞兹勝特來遊雷聲振谷松濤壯
虹影横空石洞幽幻跡杳茫何處問禪林瀟洒此時留
馮虛更欲凌峰頂歴覽神仙十二洲
峰巒如黛雨初收危倚肩輿到上頭千古乾坤留勝跡

一時郡邑聚名流松篁落落依溪曲禾黍穰穰映道周如此風光堪一醉不須懷古動遐憂

宿大安驛次壁間林利瞻方伯韻

肩輿軋軋入閩關盡笑先生鬢髮斑縱浪孤舟終抵岸倦飛高鳥獨還山病來轉覺風情減老去深知世路艱水陸勞勞猶未了林間打坐是真閒

德州遇王時行大叅夜話

十日行舟離帝里一宵秉燭對鄉人足音何啻聞空谷

星彩還應照近隣賈傅早能輕利達范公元亦起孤貧迂疎老我歸林壑佇望來賢意最真

訪陶園楊少卿述贈

絃歌三徑苦無資安得家聲自太師隔世每懷高尚節名園特取去來辭槐柯入夢應先寤蝸角分爭亦竟癡我也携書歸舊隱郵筒無惜寄新詩

訪偲庵楊太宰述贈

碧水丹山入武夷太師錫類世多奇獨持李野春秋責

久謝關西暮夜知手握銓衡歸物望身依斧扆肅朝儀
願公靜養和平福且對清樽日賦詩

朱必東馬子華二侍御過訪蒲坂別業

芳郊雜樹草堂深忽枉仙舟李郭臨別製衣巾無俗調
幽居畎畞有餘心喜看秧稻千家綠倦坐榕岡十里陰
正好劇談愁別去空庭月色對誰吟

夏日林以吉中丞過訪梅莊

靜對青山日轉遲多君枉駕話襟期午炊送米城中至

露坐傳杯月下移數畝退耕閒曠地十年歸卧太平時人生止足真堪樂蝸角輸贏總不知

和李貳守題梅隴山莊韻兼以道别

旭日郊原散煖烟津津物色入新年溪環崎曲數家住春到梅梢十日先洛社潞公還地主草堂嚴武有詩傳驪駒無那攀轅别北望心懸萬里天

社會南郭草堂

東山結社十年餘移席城南又一初習静久捹人事廢

息交真與世情踈青匀莎徑穿新笋綠漲春江躍細魚
麥酒熟時方貯甕暖風復長滿園蔬

春仲邀社友宿梅隴晨登壺山有作

扶桑東望日暉暉促僕晨裝捲毳衣滄海縱觀情浩渺
丹峰遥上思飄飛祇園地冷樹方發膏雨春慳雲巳歸
豈待冥搜窮物理即從高曠識天機

仲秋社會

多年卧病解朝衣踈散心情與世違隴畝雨深禾巳長

階庭風冷葉初飛四時月色秋偏好一代交遊老漸稀
桂䰟流輝香滿座誰人高折一枝歸

梅隴山門安扁感事

羨門締結巳多年新扁門楣翰墨鮮滄海久離名利跡
青丘真結死生緣静中觀化物皆幻老至歸全人亦仙
不用髙樓重竪表路人惟識茂陵阡羨門觀化歸全皆扁名

招社友遊梅隴

梅隴昔年曾枉駕山川草木倍先輝里祠臨水增新構

石徑移墻闢舊閑共喜筋骸猶健浪況堪時節正芳菲
木蘭倚棹須乘興汎掃夼堂望翠微

贈林竹田翁進階

弭節三山又十春太平無事老經綸重開皇極逢明主
再進台階㑹舊臣解綬鄭均還賜禄揮金疏傅日娛賓
東風吹遍田中竹看長龍孫萬个新

秋夕偕社友讌集

老至逢秋厭索居百年風景僅留餘宦情流水隨行止

世事浮雲任卷舒草際凉生風起處松梢影動月升初杯盤撤去仍清坐共喜兹遊興不孤

諸社友枉顧南山新祠

舒卷無心雲亦癡石臺閒翫坐移時焚香登座非談釋載酒臨門豈問奇瀕海人文追始倡傾城冠盖責新祠藻蘋幾掬妥靈地莊誦生民第一詩

陳侍御于弘亭子

積雨茅齋坐轉慵村庄一夢興偏濃短堤浮水株株樹

高閣臨窻面面峰南郭風霜曽攬轡東郊烟雨自明農城堙咫尺招邀地杖屨無嫌日過從

別待䅣弟還莆

阿弟思歸意轉銜高堂消息不須緘壺公山霽雙螺峙彭蠡湖秋一鏡函力課圭田供黍稷時看壚墓長松杉行藏差溢那堪贈一道清風送客帆

六十誕辰

甲子循行數已週小堂開宴及春柔兒童往事渾如昨

犬馬殘年忽到頭湖海浪高曽飽閱乾坤擔重竟難酬

從今要省勞生念静向山中卜一丘

山齋文集卷六

山齋文集卷七

明　鄭岳　撰

七言絶句

九江分司二首

分司相傳為岳武穆故宅中有石池尚為舊物秦檜和敵而甘心武穆高宗賜第嵩嶺有一德格天閣今其遺址安在哉岳氏一池世

猶愛護而不忍廢善惡之報必久而後定邪

石耳堆盤薦綠茸白魚紫笋亦時供日長分省無公事坐對廬山雙劍峰

石甃方池幾百年岳王故宅世猶傳格天高閣今安在葛嶺荆榛野雉眠

中秋夜宿恭嶺驛

路隅家山只一程驛亭孤坐不勝情可憐今夜中秋月猶作人間兩地明

蘭

短葉疎莖雜野蒿不隨清廟薦溪毛白頭空谷幽人老夜雨篝燈讀楚騷

菊

斗絶狐厓倚碧空秋深烟雨寄芳叢林坰寂寞誰相問千載心期栗里翁

夏日山中雜咏二首

隴上新開百荔莊交枝接葉覆茆堂青林結實殊稀少

應笑山人歲計荒
荒郊無雨再經旬豆葉禾苗赤色新宴坐樹陰猶覺暑田中更有踏車人

汝寧道中遇雪呈蔣升之太守

畿甸一冬愁少雪飛沙滿地麥苗稀黄河南渡春猶淺始見郊原白雪飛

北邙山

黄河南渡陟平岡迤邐坡陀接北邙一望荒丘秋草裏

誰知庶姓與君王

過洛陽故城

伊闕山高伊水清洛陽形勝舊曾名累朝遺蹟今俱盡

斷塹荒郊只廢城

新安縣即函谷關也其地阨塞秦東面以制諸

侯故於此設鎮

雄關重鎖三秦地隘道曾摧六國師今日驛亭從夜度

却非齊客學雞時

陜州城有石刻魏野草堂即其舊隠處有司立
堂祀之
白衣不受羣公薦紫禁曽傳處士詩今日乾坤猶有地
為君重作草堂基
過貴溪風雨暴至
溽暑蒸人一洗空碧天遠影見歸鴻圖書小艇無官況
落日溪頭狎釣翁
草萍驛

蕭疎驛舍繞烟蘿二十年前此地過詩壁舊題無處覔
植松庭外已婆娑

度分水關二首

泉聲鳥語隅溪閩楚越封疆此際分老眼欲窮閩海望
午風吹散隴頭雲

計偕當日此攀躋曾有狂詞嶺上題治策山河成漫語
千峰秋色夕陽西計偕過此嘗題落句莫謂儒生無治策長扶明主鎮山河故今云云

邊戍馳馬圖詩

同雲四野雪霏霏虎韝氈衫去欲飛猛氣衝風能破敵

邊烽無警羽書稀

登舟

常山輿馬玉山舟客路驅人不自由却羨邊江幾家屋

柴門斜對白鷗洲

重陽日社會梅莊三首

老至登高力不任黄花短髮豈勝簪一年好景莫孤負

擬把茱萸滿琖斟

小作温公獨樂園頻招几杖泛清樽曲欄短砌花如簇
看盡芳菲不出門
百卉逢秋半欲殘九天風露動微寒東籬黄菊花開未
移向堂前對酒看

山齋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山齋文集卷八

明　鄭岳　撰

奏議

先公自筮仕郎署至謝本兵歸遇事執奏不少遜避疏凡七十二章俱火壬戌城陷之變今僅於國史中得疏畧一二梓之亦少暴忠悃之萬一云

申明職掌疏畧　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内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正法而特蒙曲貸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設至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皇上即位以來如陵户任文舉法司查例免差乃因太監扶義之請特免全户千户鞠王英法司依律坐徒乃因太監閻洪之奏特調外衛火者邵經分贓滿貫太監傅倫借債鉅萬法應提問俱送司禮監發落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涉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宫中府中俱為

一體故申屠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盛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内官内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審録則可以昭聖朝平明之治矣

保聖躬以綏福履疏畧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陛下春秋方盛聖體未充尤宜慎重請遵聖祖寡欲勤政之訓宫寢限制進御有時清心省事自然有益退朝之後即御文華殿裁决章奏日暮進宫不惟修身

立政所以養壽命之源亦在於此

復勘甘肅兵變疏 時任大理寺卿

臣等頃奉命往勘甘肅兵變事臣等謹與該鎮撫按會鞫原任總兵李隆等謀殺巡撫都御史許銘事具得其實按隆與銘本同里人銘初至鎮每事持正隆不得致私欵而所裁革占役諸弊不少假借隆意其害已及散月糧令依時直折銀隆積有米麥不得冐厚利遂恨銘刺骨密令指揮楊淮啖諸部卒請銘復掠治為首者二

人隆欲邀結衆心藉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甲具三日糒待操約以告增糧價須劄隊毋還城不聽即殺之詰旦銘及隆與鎮守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遂益悉文忠向隆營解不可得衆圍繞薄暮隆又使人激諸部卒曰事已至此可已邪卒栗不老等遂火大門擁衆進索銘文忠以身蔽之衆拉出文忠門外步脫還府搤銘出亂毆之死集木具火焚其屍衆散隆騎導回府衆卒毀銘

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幼男許二哥子逃匿文忠處獲免衆復大掠城中釋獄囚刼官軍越三日乃得收殮銘餘骨隆遂迫脅文忠反誣奏銘尅減軍糧激衆致變冀以緩罪臣等謹與該鎮撫按諸臣再三鞫審銘之死實由隆主之隆亦辭服隆當謀殺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太監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罪亦難宥文忠宜罷義宜降調臣等謹具狀以聞

復處大同叛卒疏畧時任兵部右侍郎署部事

臣頃奉旨集廷臣會議大同事臣惟往者張文錦之事失於姑息未正國法以故悍卒愈驕屢行稱亂今若又專為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鋭卒進營大同近地仍先降勅大同鎮巡官令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不者整兵進剿無赦號令再三當自有起而應之者户部遣官齎銀

八萬兩銀牌五百面緞絹千匹以備賞賚且懸賞格募之令鎮廵官悉受總制官節度不用命者都指揮而下得以軍法從事大同城内親王宗室及鎮廵三司官吏士民兵進恐不能保全固當顧慮然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養亂深將遂不利於國家輕重之際則又自較然況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矣

正刑獄失平疏畧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王欽罪當誅死贓至百萬今雖緣遣合將家產抄沒各營牧馬草場侵費百萬罪雖遇革贓應入官兩廣總兵朱麒縱僕為患屢經參奏應合革回内官石明因追私債毆殺平人法當成獄乃因妄訴究枉斷發充軍給事中劉寂御史黄國用主事羅洪載郎中顏如瓌給事中鄧繼曾各所犯罪薄而充軍為民降調似為太重南京署員外郎李棠該守備衙門參奏逮拏下獄事雖追究乞觧回南京法司問擬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淛

因皇太后聖旦免朝賀輒有論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試御史李本陳逅員外郎林應驄列疏論救乃併下獄乞將諸臣早賜寛釋以慰羣情

上水利疏畧時任大理寺卿

臣勘事陜西道經畿内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淮關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流離漳洺衛泌洛灃其大也宜督居民濒水開田築堤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道灌溉其平疇廣土無川洋之利者

量鑿洄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取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人諳水利者居之督率羣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為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

山齋文集卷八

山齋文集卷九

明　鄭岳　撰

序

莆陽文獻序

莆之地始闢于秦至漢武帝以其阻險易變也盡徙其民而墟之晉亂中原衣冠避地而南於是有所謂八姓入莆者自後徙居日益衆休養衍庶遂齒上國然當其

時人猶未知學也吾祖南湖露公始以其學倡之歷唐而宋遂有海濵鄒魯之稱浸淫至於今日盛亦極矣歷代既久遺文散落顧未有蒐掇而會稡之用備一郡之典豈非大缺事歟鄉望見素林公松厓方公暨后峰伯固嘗相與閔惜因授役於予俾從事焉盻焉謭陋大懼弗任爰考郡乘所列諸家著述甚多求之今惟忠惠艾軒後村三四遺集在其散見文稡文鑑諸書者僅數篇雖當代近裔亦或併其先世手澤而亡之可嘆也巳立

齋宋公嘗手錄先輩遺文六册得以為據若藏庵所編岡鳳集則又病其太濫於是更加延訪採擇閱數歲始克成編凡詩賦銘贊序記題跋若雜著奏議之類列為若干卷庶幾其可傳者既又仰而嘆曰文以載道也文不本於道藝焉爾矣而深於道者固不屑於文也文可獨傳乎哉迺復取郡乘所載人物事蹟畧加芟潤且為補遺參用班馬氏義例類編為傳若勲德若文學若忠孝廉惠之類列為若干卷其家庭之濟美師友之淵源

或寒畯而特起班班可攷以是而參校夫文上下數百年間山川宇宙之精英庶於是乎具噫亦感矣魯穆叔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後世所就要不能如古然擅其一長亦足名世而垂之不朽况兼之乎鄉邦前哲後進軌範有志尚友者不於是而求之將不謂東家丘者類歟或曰子之輯是其用心亦勤矣若摘摭星宿而遺羲娥得燕石輒以為璞又寧不為是輯病歟予曰唯唯是謭陋之罪也然失今不錄其後益至於泯滅

無傳矣輯之弗善固猶愈於已乎若夫因畧致詳由粗致精搜補缺漏而正其訛謬使吾邦文獻永永足徵固將有待於後之君子

艾軒先生文選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於宋周之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賢以次授受其後散之四方各以其道鳴迨其久也寖微以絶越千餘年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緒倡道濂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

入閩由羅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軒東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呂往來辨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為高艾軒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故亦未嘗著述然至老劬書不倦文公過莆嘗與講論及再至嘆曰昔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即是觀之艾軒深

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啟之文公實成之也陳復齋嘗作仰止之堂以祀文公知軍林元仲祀艾軒於城南舊址湮沒曠焉莫舉兹吾郡邑大夫慨然復古表勵風敎因神祠改立書院以祀文公名以仰止仍其舊也而並祀艾軒以嘗與文公講道且為莆道學之祖也顧惟文公之書家傳人誦艾軒以不著書後世莫攷至併其姓字而忘之幸其遺文梓行於宋者僅傳錄本亟圖再梓而詘於力

迺屬予擇其尤關繫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輒有去取也若其文之高古陳復齋劉後村俱有定評晚生何敢置喙後之欲知艾軒者覽是集思過半矣

彭惠安公文集序

古名世之賢操修德行韜養性靈而充之以學識其或出其緒餘為文固異夫世之文人之文也世之所謂文者模倣以擬古鉤棘以立奇搜抉僻隱以衒博非不足以擅能一時然稽之於道則詭矣施之於政則盭矣甚

至飾辨文奸貢諛希寵而為世之大害亦奚取於文為哉吾鄉先正惠安彭公以德望風節伏一世而志存經濟固未嘗數數然刻意於文也然一時名勝號能文者咸推下之養之深積之厚凡其發言成章者皆其趨向踐履之實也公嘗序西疇常言有曰即其所行而為學即其所學而為言公葢自道之矣竊嘗評公之文於異代固未暇論若國朝一二鉅工其鋪敘詳覈類潛溪法度整潔類東里其銘贊高古沈鬱視郁離子遜志齋疑

或過之憂時憫俗拳拳於政體民艱欲挽頽風而還之古屢致意焉故雖不規規於古也而部曲㲋敦型範自别雖無意於奇也而風湧石激波瀾疊見其出入經史揚搉古今而卒歸於約又非世之雜博者可擬矣昔司馬溫公學主於誠故其文醇深雅正不涉詞人畦逕論者以為有西漢風公之文得無類是也乎公肖嗣單微遺稿散逸侍御陳公時周嘗彙輯林公見素序之將梓行未果今撫守丘君主静雅慕先正欲表章之錄公遺

文屬余訂正將刻之郡齋其間覺多訛缺乃從其家求
公所謂滯稿者詳加校定釐為七卷云若名臣錄贊政
訓等書久有專刻兹不復入晚學寡陋管窺蠡測掛漏
是咎爰取紀傳贈送凡為公作者附之卷末庶後之讀
是文者尚有以考其世也

國朝莆陽科第錄序

莆自郡縣以來長材秀民由科目出者漸齒上國至宋
乾淳以後尤盛時居端揆則正獻陳公正簡葉公莊敏

龔公元樞鄭公稱名執政陳侍講士楚劉正字夙朔稱名侍從持節分閫方信孺陳居仁林枅若夾漈湘鄉萍齋後村以問學鳴道南一脉傳自艾軒與考亭上下其議論陳復齋鄭子上方履之親受業於考亭之門仰止東湖世嗣遺響其卒也陳公瓚文龍以忠義與宋祚俱終始元入主中國偏任蒙古色目士氣湮鬱寥寥弗振皇明啟運人文聿興建學設科網羅俊乂粤自洪武庚戌迄今嘉靖戊子凡五十二舉矣士由鄉薦者千一百

一十一人其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狀元及第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會魁七人解元二十五人經魁四十人視宋之盛殆又過之其布列庶位有服大僚德業所就若文章氣節視宋無不及焉獨其師友淵源未能如艾軒諸賢之盛何歟豈道德性命之藴儒先講究已明學者習而由之道固在是所謂德業文章氣節率皆由是出也夫聖賢之道本於人倫日用之常反躬踐履要皆實地夫豈凌虚蹈空别有一種道理而索之於杳

冥想像間哉是故學者將以行之也昔人嘗論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不免應舉艾軒考亭固皆科目中人顧惟所志不屑於富貴利達而義理之心足勝爾矣郡庠舊有鄉貢題名二碑弗便省覽正德初鄉文學林君哲甫嘗彙輯為録授其子郡丞有祿刻之瑞州板留于郡其後莫續今司訓長沙吳君爵慨欲重刻手録全稿訂正於予方欲登梓而吳君以解官去予憫其志之勤且業巳有緒迺屬郡倅王侯萬年郡推郭侯繁相與成之

用備一郡士籍若其循名責實即始而考其終臧否低昂黜示鑒戒亦於是乎具

西行紀後語

予既祗受西役觸暑遠馳所覩或為予病白巖喬公獨謂曰壯哉行也恨不能與予偕耳因出示簪莽錄錄其往時登覽之勝一一見之賦詠蓉溪金公蜀產也還往京師道必由是亦為予縷縷道其川塗所經及古聖賢之遺蹟予欣然聽之既由畿甸歷中州遂渡河而望商

洛崎嶇入關復自關以西度隴直抵皐蘭凡其西北山川形勝雖未能盡覽然稽之載籍詢之土人庶幾得其槩矣間遇古帝王所都若名人祠墓輒下馬瞻眺徘徊而後去迺知二公之教不誣且深幸垂老之一遇也爰即所見各紀以詩顧體裁弗工詞語淺俚亟取成篇而已其間感遇懷古亦多出於肺腑之真要非所謂無病而呻吟者讀之亦可以興矣他日歸卧林谷時取舊編而諷詠之則其平生足跡所歴猶可追憶或以語之隣

翁田畯寧不為談麈之一助乎因序而藏之詩凡七十七首釐為四卷云

策堤林氏族譜引

自秦滅學而氏族之法廢後世譜諜之修所以原受姓之始别族屬之繁孝敬行而人紀繫焉竊怪世之為之者往往傳録顯門舊譜猥以巳之世次附之其誣祖亂屬亦甚矣豈古人類族辨物意邪今觀大司空竹田公於家譜放失之餘獨據先都憲譜圖而續修之斷自六

世祖而下名蹟可稽於上則皆鈌之傳疑紀實史法也甞見三原王介菴公所修譜亦類是真足以正流俗之失矣夫始信而中微微而復振氣數相乘而人當其會若公穹階厚爵而勳業譽望焜耀一時燕翼永圖足為子孫憑藉亦豈偶然哉世澤之鍾良有自矣禮謂庶姓起於是邦者為始祖築堤之後固當宗公以為百世不遷者矣

李長者堰木蘭之陂莆人命脉繫焉是陂將與天壤相為無窮也賢守令䕶視是陂猶䕶其家而按部之使究心民事者必詢及之陂事大畧具之郡志若李氏家藏上世誥詞公牘一切規例及名公石刻之文讃頌歌辭視郡志特詳其裔孫郡庠生熊嘗慮散逸彚編成集林都憲見素序之矣於是求觀者踵至或上官取視恩失故本抄錄甚艱楮墨亦費大尹雷侯孟升惓惓䕶視是陂議刻集以傳顧以卷帙浩繁屬余節取其尤要者付

之梓嗚呼自夏史述禹貢周禮有職方氏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固溝洫志唐宋而下水利俱有專紀是陂闊一郡之水利可無籍乎然近聞陂多滲漉諸溝填淤受水頗淺而東山石涵蕩無禁閉民之為埭田者私設涵竇且什伯於舊故雨止則水落天旱則溝涸而長者之澤日以耗矣農家作苦歲比不登莆之患宜無急於是者是固賢守令之責也究其利病而弛張之是集固可考也因僭引其説于篇端

山齋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齋文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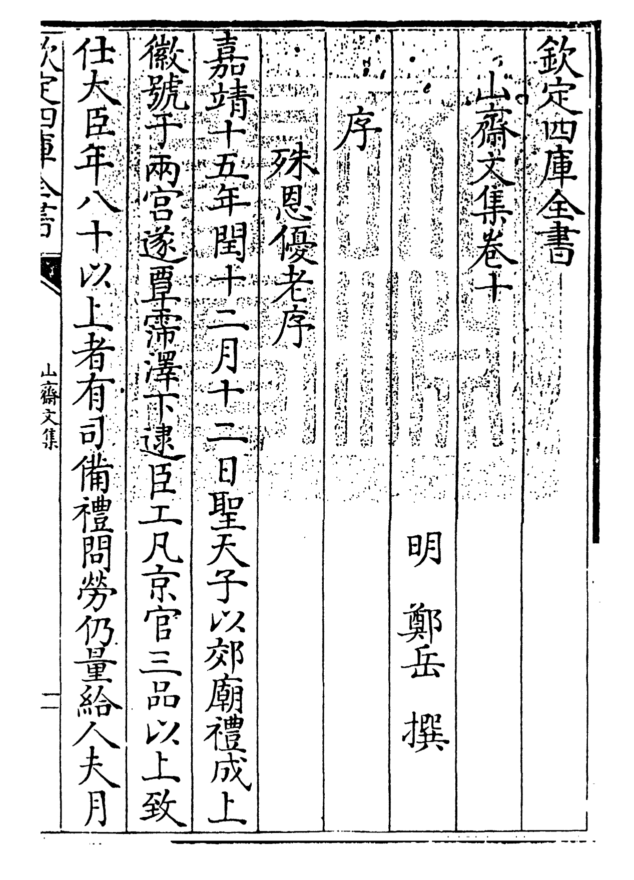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米於是吾鄉翠庭先生林公以右副都御史致仕年且八十有三適應詔旨巡按御史中溪李君仁夫知府事雲泉吳君近光輩祗承殊典議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且厚致銀幣諏日具儀問勞于其家閭郡聚觀以為榮余因是竊考累朝詔赦凡官一品二品致仕者始得恩數及存問之禮三品未有也有之寔自今始可謂異常之典矣然秩未登三品年未滿八十若非京官致仕咸不得預吾閩惟公一人試求之海内亦鮮其人



山齋文集卷十

明 鄭岳 撰

序

殊恩優老序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聖天子以郊廟禮成上徽號于兩宮遂覃霈澤下逮臣工凡京官三品以上致仕大臣年八十以上者有司備禮問勞仍量給人夫月

可謂異常之遇矣公少負儁聲年四十七始登進士歷

歷中外臺省在望以年及具疏辭迺進秩致仕繼以南

京大理卿起又辭不然以公清才碩學理宜早達貞操

雅望理宜柄任夫惟靳於其始也迺盡酬之於桑榆之

境夫惟勇於其退也迺卒遺之為山林之榮冥冥之中

若有剤量豐約而為之乘除者而毫髮弗爽如是吾於

是重有感於天人之際焉董仲舒有言為善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公敦脩於已無責報於天而天

永其壽且錫之祿祿出於君亦天也果何負於人而亦豈適然之故哉顧茲盛美庸可無紀述以垂諸後於是辱與公為逆老會者數人圖其事侈以詩歌以余粗習卜氏之學固宜先經以首事也辭不可迺僭為之敘云

贈宗彥于成守徽州序

莆文獻開先自吾鄭氏梁陳間吾祖露公者始以其學倡于鄉人浸浸日盛歷唐而宋遂為海濱鄒魯矣于時鄭之人才最盛載諸郡乘班班可考也迨入國朝寖若

弗競永樂間有參議公雲成化間有儀制公瑗雖宦學
有聞而官未甚顯近十餘年來稍稍復振居法從則栗
齋世潤列郎署則雙石于成及成昭儀制之子曰進九
萬讀中秘書而余亦濫厠九列相聚京邸若一家然吁
亦盛矣然數賢者皆妙年英質卓自樹立居法從則持
風裁列郎署則脩官常讀書中秘務博觀約取以求詣
極獨余蹇拙實負且乘每接諸賢未嘗不退而發愧也
先是雙石以權奸擅柄引疾歸今上御極乃起而待次

銓曹適徽州缺守郡大以劇難其人卒以授雙石盖異擢云雙石少孤且貧能奮自力學取科第始服官政若素習然沈毅粹永介然自守不眩能矜名識者皆稱為遠器亦何有於一郡哉吾聞徽地陿人稠善勾股尚氣而喜爭其所由來者漸矣善為治者必因其俗而默運斡旋之機鎮浮以雅鎮躁以靜離交搆告訐之習而納之於太和則其政可幾而理也徽前政稱福山孫公究其所以治徽者未聞有卓異可紀之蹟而民卒思之不

置要必有其道焉時移勢變不能皆同師其意而不滯其迹道固在是矣揚休聲而邁往烈追孝于前聞人使吾鄭氏稱為益感者非余之望亦栗齋諸賢之望也而里閈交遊之舊亦孰無是望哉雙石其茂加飭勵以終副鄉族之望且以副海内之士之望也

送姚君思永進秩致仕序

予記始釋褐偕同年高君一龍晉拜司寇彭惠安公公命坐語鄉故且謂一龍曰莆亦仕國也入國朝父子登

第者僅四家然未有及相見者今自君家始蓋是時一龍尊府州守公尚無恙故公云爾近十數年來莆之文運日以盛每科登俊視前且倍或又過之而父子相繼者無慮十數家往往得相見者噫亦極盛矣然其間仕止參商尚未有同時登朝者有之又自今姚氏始蓋思永君以正德戊辰進士歷尹德化入為太僕寺丞其子文炤復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晨興趨朝則遳羽鵷班退食自公則從容燕語其在京邸如在家然鄉

人方羨慕以為榮而君父子澹樸抑畏視其色如在野然居無何君遽有去志予止之曰君年方五十一且資歷已深金緋在望盍少需君曰吾世為儒家自先大夫起鄉貢為文學官先寺丞以勤儉立家獲被恩命不自意復有今日吾何德以堪之古人謂禄豈須多妨滿則退止足之戒吾自計亦審矣又奚需予愧於其言不復强既而疏入吏部以君志在恬退足厲臣節如例進秩詔加光禄寺少卿致仕陛辭日班行注視相與嘆息其

賢鄉人益羨慕以為榮也授簡於予俾舉贈之予因老氏止足之戒而求之易矣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戒其盈也小畜之上九曰月幾望君子征凶戒其進也盖往而復者天道之常君子與時消息每於其幾而圖之進而至於亢極則有悔矣若昧匪彭之占而蹈冥升之咎非善體易者也君所處殆謂是矣是可尚也謙而光損而有孚元吉然則天之祚於姚氏者固將未艾哉因書之以為贈行贈

八閩人瑞壽序

凡世之不可得常有者謂之瑞景星卿雲瑞于天器車醴泉瑞于地朱草丹鳳麒麟騶虞物之瑞人壽耄期則人之瑞也吾莆自開國以來士之登高第躋顯仕未有享年九十者今於郡伯蘭庭林公見之以莆仕國而度之七閩殆亦惟公一人而已庸非瑞邪菊月五日寔公誕辰公冢子員外郎應驄輩先期稱壽且徵予言竊嘗議公之壽有三曰天曰時曰世德陰陽絪緼山川磅礴

其渾淪醇樸之氣公獨鍾之而得之天者特厚皇極丕
建斂福錫民公值熈洽之運應昌期而際於時者特盛
林自儋州公暨鄭安人永建乃家足為子孫憑藉至公
再舉進士羣從子姓振振然繼起重緋疊組獨冠一時
其奕世載德又如是然公處是三者率由其道平心率
物坦洞無他腸閭門千餘指薫以太和以迓延先美壯
而仕民有生祠老而歸家無留槖至壓優詔存恤庶無
負於明時平生寡嗜欲雖不事鍊氣修形而順養天和

元精不虧其所受於天者以全故乃耳目聰明飲啖如少壯祀先酬賓猶能以拜跪為禮人望之如列仙然此固公之所以壽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公罔之裘揚觶言於衆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又使序點揚觶言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公其耆耋好禮者乎耄期稱道不亂者乎在聖人之世猶難其人而况今乎是宜既壽且康而為瑞

於世也前十年某嘗以文壽公且謂之耄之期當執筆以竢今其言果驗於耄將又不驗於期乎敢用是壽公且每幸竊公之壽以自壽也抑豈特區區一人已邪固姻族知舊諸士夫深致祝願而欲並壽意也容復執筆以竢

序東山情話

歲嘉靖丁亥余與林翁翠庭輩凡七人爲逸老會嘗繪圖肖其貌賦詩紀其事矣越六年壬辰林公省吾謝兩

廣總制歸衆請之入會公援司馬氏故事以年未及辭既丁内艱服除衆復强之公乃闢東山樵舍以為旬月讌集之所余辱在姻婭時屢造焉每至則促膝欵語娓娓更僕不能盡嘗讀歸去來辭所謂悦親戚之情話非邪於是圖東山之勝獨以余耦公用補前圖之缺將無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者邪公修偉持達言議英發能面攻人過人憚之然一霎即解他日遇其人談笑自若遇事盤錯直前負荷不瑣屑顧忌而斤刃之施悉中肯綮

蓋有古豪傑之風世固有負才跅弛或失之疎公則動以繩墨自檢故歴官所至有聲其在兩廣摧堅撫順勞伐尤至蓋公始筮仕以忤逆閹斥而復起及當柄任又以不能曲事權貴竟以毋老乞歸朝野深繫望焉其平生出處宦業所就大致如此是豈區區迂陋之所敢擬然而流行坎止與時消息而一丘一壑之樂垂老而偕遂幸竊附焉圖成諸翁系以詩余序其槩敬以為公壽且將遺之子孫以為他日世講地也

廬墓紀行序

廬墓非古也親喪寢苫枕塊立喪次於中門之外未聞廬于墓也昔者孔子沒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後世廬墓其昉於此乎禮以義起固亦孔氏教與吾里王氏自判簿再傳而至驛宰君以耆年長厚重于鄉其子姓亦循循敦謹號稱善門至美璞尤欲厲操節以自見讀書考禮開塾授徒退而治滫瀡以奉二親愉愉如也方其母李氏病亟美璞百方救療欲祈身代不

可得泣且言曰母如不可諱請從于墓三年以報母李氏領之既卒遂治葬於蔡宅之山廬其側三年逮今驛宰君卒美璞復欲往父親慮其貧多阻之者美璞泣曰吾固可薄吾父邪又廬于墓三年旦暮號慟聲震林野聞者哀之余嘗造其廬時使人訊之其所居僅尋丈上漏旁穿蓬蒿塞逕烈日嚴霜之酷厲盲風苦雨之浸淫瘴霧侵加毒蛇猛獸蜿蜒號嘯於其側意必有山川鬼神陰相而呵護之不然其能免乎始時有一二童丱從之

遊已而謝去躬執爨無僮僕以代薪水而家之供餽或乏其窮悴凄楚之狀又可勝道哉余嘗以白之郡縣而告之人人時猶有矯俗邀名之譏嗚呼世固有覩喪棄之淺土而之遠遊者矣高堂奥室帷帳綺麗妃妾不離側者矣烹肥擊鮮相從讌集者矣顧不彼之責而於此則揣索而訾議之何邪漢舉孝廉唐以後孝友立傳吾莆若林攢郭義重皆以孝旌至今雙闕歸然禮教既衰民俗日下有志慕古之士得如美璞者數十人相與振

作之不為名教之一助乎余以是益歎美璞之難也美璞撤廬將歸其居之鄰於墓者合若干人感其志行請予紀之以言余惟美璞之盡孝鄉人之慕善皆可書也遂書之以為世之事親者勸

友泉宋君壽意序

友泉宋君良翰起鄉解釋褐為潮陽令有惠政具載王太史宜學所為生祠記以不能曲媚取怒上官適鄉宦陳某者恣横無忌君力裁抑於是二憾搆煽中君以危

法卒賴公道得白歸遭内艱甫服闋復以前事逮對于
廣人尤危之卒賴公道得益白計君居職僅五年而顛
頓坎壈者幾六年盖至是君年六十一矣諸子婿方惟
忠夢升呉紹宗輩合圖為壽以余子泓亦婿也來請文
余謝絶筆硯久矣念昔為逆濠所搆得禍尤烈濠敗始
白跡其所遭頗與君類豈非守正易危直躬多忤要諸
天道終不可誣也哉君昔在非所幽憤無聊嘗著訴究
録一編好事者為之刋布遂傳入京師君初意直欲自

嗚其究而已陳既落言職經營復入四譏亂國莫之誰何有得君之訴究録者封進上始悟其奸遣官覆按悉讐所録罪當死曲貸除名於是縉紳交慶不啻去一雠兇檮杌仰頌聖明剛斷而君之名遂播於天下矣潮人惜君去為立生祠且市田入祠以供祀事夫世之都顯官者或竟碌碌無聞君職一令耳其所樹立震耀朝野他日血食于潮與古之循吏并垂史册則君之壽於天地間何其久邪君曽祖澹翁司訓以孝友起家父立齋

僉憲醇深博雅卒官廣東提學廣人祀于學宮濟美象賢代有故事噫盛矣哉詩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以觀之宋氏尤信

壽西圃林翁八十冠帶序

古者民各食其力士食於學農食於野商食於市工食於肆非其力不以食也是以伐檀之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後世民失其職而家無常業惰其四肢不昏作勞故弱者坐困强者攖人之所有而食之所謂無勞而

獲爲身之灾而能永其壽者亦鮮矣若吾中表凡西圃林翁孟聲其殆古之民歟翁爲水南士族弱冠從厥考徙仙遊家于縣西始事勾股既乃於城西槧圃雜植桑柘椶櫚果樹若菜茹因號西圃主人既又市田數畆屢數區而勤力於其間取衣食僅足而已既畢婚嫁飭其三子各治業而不受其養寡嗜慾訥言語精神內藴筋力弗衰厥配鄭善治內皓首相隨諸姻族以翁明年壽八十且有隱行宜受冠帶翁固讓衆强之力乃以是月

十有八日始生之旦拜恩例且畫圖徵詩為壽余惟天保之章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若翁是巳夫祝嘏於君而必徵於民民之質君之化也其和氣薰蒸永錫難老故曰堯舜之民多壽余兄止齋長翁二歲余少翁十二歲幸皆康彊如翁蓋皆幸生於熈洽之時也余故朝夕歌誦太平且推美其事以為毋家之慶

壽南屏佘君七十序

莆望族稱鎮江佘氏由饒州郡倅叔炫公起進士歷官

有聲至于今族裕以蕃其晦處篤行克紹前聞若南屏君其人也君少錄邑庠以母老解學籍歸養嘗承詔輸粟為散官其裎身刑家睦于族利于鄉者難一二數而其所較著如以族齒日繁而宗祠湫隘乃率衆圖遷捐金為之倡又以祭田歲入薄供祀或匱復割腴田為之助於是祠聿興而祭以豐祖考顧歆舉族咸蒙其惠可謂賢矣乎世之百慮經營以務植其家其恡者粗衣糲食專為篋笥之臧其侈者纍山鑿池徒供耳目之玩稍

涉義舉則一錢靳不肯捨容有捐貲急誼如君之為者乎且夫號為縉紳者官尊祿厚矣顧或靳是而君以布衣為之不其尤難矣乎昔魯人於僖公之修廟也既頌之曰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則又祝之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君今年七十矣其族人曰翁之建是祠也殆擬諸新廟而純嘏眉壽天固錫之以保吾宗也庸可無一言以祝頌乎君聞之固讓且曰祠未畢工也迺議以來歲正月成禮介其弟永受氏詣予請文予老廢鉛槧聞

君高誼不覺空谷足音之喜遂爲之執筆蓋將表君以
風夫鄉邑也

山齋文集卷十

山齋文集卷十一

明 鄭岳 撰

記

立誠書院記

宋元時書院領於官賜額割田主以直學山長迨我朝定制併歸于學而書院廢然文化日盛士之鼓篋至者學舍不能容問所業曰科舉文字爾矣而有志復古者

欲倣程子學制別出一爐韝以陶成之限於制未能也兵部郎中后峰黄君犖粹質淵衷博覽羣籍尤究心濂洛考亭遺緒慼時進說奮不顧身以徇君上之急坐是罷歸一時海内傾向之正德庚辰侍御沈君灼按莆矢諸士曰莆文獻舊矣而今士趣日異豈導率之者非歟抑前輩之典刑日遠歟而賢如后峰者無亦視為東家丘歟吾將為之所居數日有言上生僧寺可以講道者侍御欣然立命有司即其寺改為立誠書院以處后峰